前言

由於今年負責編選「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」，陳恆嘉先生「順水推舟」給我一項沒有理由可拒絕的新課題，只好貿然答應來做這份在我心情上「如履薄冰」的工作。

作爲一個小說寫作者，過去的幾年，我已强調了太多次我的「自由寫作」原則；現在，作爲一個短篇

每月短篇小說評介

小說評介者，我同樣要强調：在這每月一次的小說評介裏，如果涉及批評，我的態度是「自由批評」。我不願套用做學術研究的人專用的一些批評術語，更不願畫蛇添足給一篇小說戴上任何流派或主義的帽子；我只希望用淺顯易懂的文字，向您介紹我心目中認爲值得介紹的作品。我的選擇可能是每月中的一或二篇小說，也可能是每月中出版的一本值得向您推介的短篇小說集。

如果您發現有值得評介的好作品，我也很樂意接受您的推薦。

在起步時，它也許只是「我的工作」，但我由衷希望：在前進的路途中，它能變成「我們的工作」；請熱心的伸出您的手來！

一個孤立而擺盪的小社會

篇名：賊
作者：東年
字數：六千五百字
發表日期：六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
發表刊物：聯合副刊

一、背景

一艘名爲「亞洲慈雲號」、「又小又舊的散裝貨輪」，「好不容易在海外晃了一年，就要回家」，却在駛出新加坡後，不得不在南中國海暫停下來修理輪機。當時是午飯剛吃完不久，「貨輪裏外熱烘烘的」，却意外的爆發了三管輪的鑽戒被竊的事件，全船的人都接受了一番大搜查仍沒找到那顆鑽戒。等到事件告一段落時，輪機已修好，船又啓錨開航，在船的後面，一個落水的人漸漸在向生命告別；向一個他並不眞心要脫離的「擺盪的小社會」告別，而那時，「天色漸漸暗了，只留得西天一些散落的血斑樣的細碎雲片……」

這是「賊」這篇小說的故事背景。

「賊的故事」，千百年來不斷在人類社會發生，但是行竊的人物、動機、方式、場地、竊物不同，行竊的結局和心理反應也不同。在一篇小說裏，這些組合因素的不同，很自然的會出現不同面貌的小說內涵、高潮和結尾。

或許受着因果說的影響，一些描寫「偶犯的小賊」而非「江洋大盜」的小說，作者有意或無意的都依循着一種無形的精神模式，一方面替行竊者找出「偶犯」的心理基因，一方面着意於挖掘他的良心重現、自我批判、社會批判；受懲或贖罪。這種精神模式的運用，不僅符合一般人的道德標準，往往也產生了所謂「大快人心」的結局。

嚴格的說來，「賊」的情節進展並沒脫離這個精神模式，但是，它的結尾非但沒讓讀者感到「大快人心」，相反的還讓人有種無法釋然的哀愁和惋惜。這個結尾，不是冷酷的社會審判，也不是由衷的自我審判；而是行竊者尚游移在二者之間糾纏不定時，意外而無奈的接受了自然的審判。就像一些民俗故事裏僕人偷了主人的珠寶，行至郊野突遭雷殛一樣，「賊」的行竊者林景揚最後不得不因自己的愚行而接受了天譴。

東年描寫「賊」的結尾時，文字簡鍊而理性，意象鮮明而富寓意，是這篇小說最大的成功之處。而所以能產生這樣的結尾，最主要的因素是：這個故事發生在一艘可能只有二十多個船員的貨輪上；這貨輪正要穿越廣濶無垠的南中國海返回船員們的故土臺灣。

由於漁業、工商業、守護海疆、海上旅行、探險種種的因素，人類自遠古以來就不斷依憑智慧和技術，創造大大小小、不同形狀和性能的船隻進入海洋，爲人類實現許多夢想和理想。在廣濶、漫長的航海生涯裏，一艘船就是一個「擺盪的小社會」，仍舊會發生他們在陸地社會所可能發生的悲觀、險詐、紛爭；甚且因爲那社會的孤立、窄隘、在大海中的渺茫晃盪，使人性更形赤裸、紛爭益形尖銳。如若遇到海難、漂流荒島，更往往產生在陸地社會無法想像的情節和怪異行爲。在描寫海上「擺盪的小社會」的作品裏，美國現代女作家凱瑟琳•安•波特的「愚人船」是較爲人熟知的典例（曾拍攝電影放映）。

二、情節

「亞洲慈雲號」停在南中國海修理輪機時，三管輪小徐到了機艙才想起房間因要讓電匠進去修理枱燈沒有上鎖，等他匆忙趕回住艙拉開抽屜，平時小心珍藏、買來預備送給母親做六十歲壽禮的鑽戒、兩百多塊美金和一些小錢幣竟都不見了。那個鑽戒是純金鑲嵌一克拉鑽石，價值一千五百美元。小徐驟失這寶物，心痛又慌張，跑去問曾進過他房間的電匠謝洪光，謝却安閒的從腰間小口袋掏出一枚鑲有四粒碎鑽的戒指說：「我自己也買了一個鑽戒，三百三十塊錢買來的，我要那麼多鑽戒幹什麼？」

後來輪機長向三管輪建議去向船長報告，下令船員在後甲板集合，一一接受報務主任和報務員搜身；搜身之後又輪流下住艙開鎖接受衣櫃和抽屜的檢查，結果却一無所獲。檢查完後，有人去浴室洗澡，却在輪機員林景揚倉促間遺留在浴室的香皂裏發現了那枚鑽戒；「是用刮鬍刀挖下一小塊香皂，藏進裏面，再把缺塊補回去；補得匆忙，沒能把缺縫抹平。」

這個發現使大家都十分意外，因爲林景揚一向是小徐最好的朋友，而且在鑽戒被竊的消息傳開後，林景揚的反應最憤恨激烈，他曾對小徐說：「他媽的如果來個大搜查，我志願幫忙翻找它個幾天，每一吋地氈都給它掀了！我最恨小偷，抓到的話一定要給他好看！」

大家站在甲板上等着接受檢查時，林景揚又曾對人說：「你們緊張什麼！沒有偷就老老實實的等着接受檢查，講這些屁話幹什麼！」電匠回他的嘴，他又對電匠說：「你最緊張了，你那麼緊張幹什麼？作賊心虛啊？」到了最後，他仍强調「這種人眞不要臉，我一定要揍他一頓。」林景揚說這話時，「以灼灼逼人的眼神掃視着附近的人。」

雖然林景揚否認說：「不是我偷的！一定是誰和我過意不去！」

然而却沒有人回答他。大家回想着他在開始抓賊時的積極表現，現在「都在他背後說他的笑話，盡情的奚落。」「即使是三管輪這樣推心置腹的知己，也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，因此甲板上只剩下他孤零零躲在角落。」面對的是「整片灼熱陽光晒亮的赤道海面」。

在這個孤立的、灼熱的小角落，林景揚開始後悔：後悔去小徐房問拿昨夜閒談後忘了帶走的香烟時，

一時想起要給大女兒豐厚的嫁粧而偷走了那粒鑽戒；後悔檢查前去洗澡後，一時疏忽把臉盆放在浴室；後悔檢查後沒有很快去浴室把臉盆拿回房間；後悔沒把那塊香皂處理得更完美無缺；後悔自己那麼熱心的要扮演一個警察的角色，結果被抓到的是自己……。他又想到：這艘船出海一年間，斷斷續續有人丟東丟西都沒破獲，這下子人家一定把這筆老賬也都歪打正着算到他頭上；但這是冤枉的，以前他並沒偷過東西。另外，他只拿了鑽戒，並沒拿小徐抽屜裏的二百多美金和小錢幣啊！這些冤枉，總得找個法子來洗清。

最後他想到了「跳海裝死」。跳入海中，他必須不斷踢動雙腿，在船的附近來回游泳，在靠近船身時又必須「仰天躺下來隨波逐流裝死」。這樣的往返浮沉，緊張而疲累，期望甲板上有人發現他來救他，但時間漸漸過去，並沒有人到甲板來。「有一次他看到厨子在船邊小便，可是當他裝死了片刻再睜開眼，厨子竟然不見了，而他自己漂遠了。」他慌張的游回船邊，「一邊游一邊喊救命。沒人聽到他的呼喊，因爲修理好的輪機開始轟轟轉動，同時螺旋槳所攪亂的漩渦和激流狂勁的將他推擠進水裏……當他能够浮出水面平靜下心，船已經做了小小的折向往前奔馳。他拚勁的追上去，可是船越跑越遠，片刻間就把他遠遠的扔在後頭。」這個戲劇性的、惡夢般的轉變，使他在絕望中閉起眼睛打了自己一個耳光：「這不要是眞的吧？」但是睜開眼睛，船確實已不見了，他看到的只是「廣漠的天空和海洋——尤其是那個橘紅色的豐盛的夕陽。」他安慰自己說：「他們就要吃晚飯了。他們就會發現我，喔，我一定不要怕，他們絕對會發現我呵。」

事實上，船上的人發現他沒出來吃晚飯並不驚異；以爲他只是心情不好，羞於見人。這時如果發現他失蹤而把船掉回頭去找他，也許他還有救的。偏偏大家却直到夕陽墜海後要找他去機艙值班才發現他失蹤了。船掉轉頭加速前進回到起航點，搜尋許久終於找到他了；「他就在航線上，彷彿是精確判斷後的等待，不過臉扒在水裏，早就僵死了。」把他的屍體弄上船後，人們在他口袋找到「一張二十塊美金和五塊美金。」電匠對這個結局發表感想說：「唉，這傻瓜，這樣一點小事也要自殺。」當事人的三管輪在結尾說了最後一句話：「是啊，這樣一點小事。」

三、人物

這篇小說的出場人物，表面上看來有十一個，但船長和大副只在接受受檢查時出現在甲板上，並沒開口說過話。報務員和報務主任也只有在檢查時有一些職務性的對白。細究起來，這篇小說的關鍵人物只有三個：失去鑽戒的三管輪小徐；被懷疑行竊可能性最大的電匠，以及最後被發現行竊的林景揚。

小徐，一個「海洋學院的年輕畢業生，原來有一張潤紅的臉孔」，根據林景揚的回憶，小徐家境富裕，才會想到月底母親過六十歲生日時，送她一枚鑲有一克拉鑽石的值錢戒指。原是極單純的一番孝心，却沒料到再過三天就要回到故土之際發生了竊案。小說開始時，小徐是一個損失最大的人：失去了值錢的鑽戒；失去了向高堂老母呈現壽禮、表現感恩和孝思的機會，但是到了小說結尾時，失去的這些又回到了他身邊。然而，他仍然損失了美金、損失了一位一年來在船上和他最要好的朋友。當然，他也有收穫；這收穫却是通過慘酷的事件和經驗而獲得。東年似乎想藉此對一些人說：「年輕的朋友啊，即使是你最親近的朋友，你也不可太相信他，在『利』的面前，友誼就背着你揮手告別了……」

電匠謝洪光，一個吊兒郎當、說話粗魯、平常喜歡嬉鬧的年輕人。在被小徐問及有否看到鑽戒時，他的反應是：不耐煩的說：「你的鑽戒又干我屁事了？」後來還幸災樂禍的教訓小徐：「誰叫你要拿出來展示，說什麼一千五百塊買的，誰不眼紅！」但是等到房間打開所有上鎖的地方接受檢查時，他却「試着冷靜下來，可是越努力臉色越蒼白。」報務員開玩笑的說：「你要不是拿了戒指就是藏了什麼東西？」他才承認說：「我沒拿戒指。我只是藏了一點，呃，幾個羊眼圈，幾本花花公子，呵，還有一些丸子。」報務員還在他抽屜找到許多美金一分的錢幣；報務主任則在他棉被內找到一小包大麻煙。在甲板上等待檢查時，他和林景揚頂嘴曾說了一句：「誰偷了誰跳海死好不好？」林景揚的回答是：「好啊。」這簡短的回答，竟成了事件的結尾。我們可從東年的描寫裏，隱約看出電匠其實偷了小徐的美金和錢幣，這是他「聰明」之處：因爲除非小徐在錢鈔上做了記號或記錄了鈔票號碼，誰能硬指他的錢是偷來的？在整個事件裏，

電匠的言行和形象很突出，結尾時他看到林景揚的屍體罵他「傻瓜」時，他的內心可能認爲自己眞的是十分聰明的人。東年沒有描寫出電匠的愧悔，一方面可能怕破壞結尾高潮的完整性，另一方面，他是否想說：「人性中總有那麼些貪婪，如果你不貪求太多打擊別人太大，那麼，像惡作劇般的小小遊戲，我們就放你一馬吧」？

輪機員林景揚，年近五十、跑了二十多年碼頭、碍於學歷無法升上幹部。有「聳立的顴骨和古銅色的臉皮，使他的面孔變橫得像蟹殼」；但却又有着「結實的肌肉和寬濶的肩膀，使他仍然有年輕人那般蓬勃的精力和開朗的心情」。在後悔時，他檢討自己「一向對朋友們太四海了，跑了這麼久的船，錢都沒存半個」，也因此，沒錢給快出嫁的大女兒籌辦一份像樣的嫁粧；「從高雄寄到新加坡的家信她寫得很憂愁」。在這樣的憂愁裏，一顆混亂的心看到一粒閃爍的鑽石，剎那間就藏爲己有了。小徐把鑽戒失竊的消息告訴他時，事實上鑽戒是在他口袋裏。當小徐向他要一根煙時，他本說：「這個口袋」，但很快就警覺的改口說：「喔，沒有沒有，剛抽完了。」聽輪機長說要「請船長來個大搜查」，他馬上「放下手上的工作，跟在三管輪後面離開機艙……脫了鞋袜和厚重的工作服，拎在手上，各自回去自己的房間拿盥洗用具和乾淨的衣服」到船員浴室去洗澡。在那裏，他邊洗邊和小徐交換着大搜查的意見，一邊却巧妙的把那枚鑽戒藏進了香皂裏面。以他的年齡和閱歷，他本以爲自己會是個「贏家」，下船回家後可給女兒置辦豐富的嫁粧以「光耀門楣」，却不料最後的陰錯陽差，他竟成了「大輸家」；不但沒偷成鑽戒，連命都丟掉了。他的行竊動機是對女兒的愛心，但這份「愛心」和小徐對母親的「孝心」却是相對立、相衝突的；戒指只有一個，要表達的心願却是兩個！

透視到這故事的背後，我們還看到了兩個像隱形人一般矗立的小說人物：這兩個從不認識、從未謀面、年齡和身份也完全不同的女人，在這篇小說裏扮演了決定性的重要角色。最後，似乎是依循着「長幼有序」的法則，辛勞半生、等着過六十大壽的「母親」贏了那個對生命仍充滿夢幻的待嫁「女兒」。而這個女兒，也許終其一生也未必明白她的父親在航行生涯中的辛勞；並且爲了她而出賣了良心、友誼和生命！

四、一點我見

民國三十九年出生的東年，在目前國內文壇上是屬於起步穩健、風格獨特、潛力深厚的少壯派。民國六十二年開始寫作後，大部份的作品發表於學院刊物的「中外文學」；近一、二年才陸續有作品在讀者衆多的聯合副刊發表。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說集「落雨的小鎭」（聯經出版公司），第二本小說集「大火」也將在九月底由聯經出版。另有長篇「風暴」尚未發表。「落雨的小鎭」共收錄九個短篇和一個中篇。東年把這些作品「獻給在轉換的時空裏迷失的心靈」；這是一份頗堪玩索、引人深思的獻禮。

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，我們看到科技文明不斷入侵我們舊有的生活範疇，一套在轉型期的社會不斷改變和提昇的價值觀，逐步取代農業社會對土地和耕作的尊崇。有些人固守舊根，有些人在二者之間徘徊無所適從，大部份的人則完全投入對新價值觀的追求。這三種心態，可能同時存在於一個家族或一個家庭；一個社區或一所學校裏，從而產生因價值觀念差距而起的磨擦和悲劇。這個時代背景，正是東年所說的「轉換的時空」；我們目睹或聽聞的一些悲劇，則都有着他所指的「迷失的心靈」。

事實上，探討轉型期社會的悲劇成因、批判新價值觀的得失、呼出一些個人意願的吶喊，是這個時代的許多小說家們熱切傾注的創作焦點，但是東年的步調似乎要比他人更爲迫切、密集而執着。描述能力强、善用伏筆和象徵、常用對白反映情節進展，則是他在創作上的優點。

民國六十三——六十五年，東年曾隨船在海上遠行，職務是「無線電報務員」，這段生活經驗，使他後來能寫出「酒吧」（收入「六十六年短篇小說選」，隱地編）那樣讓人「耳目一新」的作品。雖然小說家不一定要靠全部的「直接經驗」來寫作，但是，不可否認，有許多場景或情節，若沒「直接經驗」是很難寫好的；海洋生涯就是一個典型的實例。從海潮、天空、海鳥、漁獲這些自然景物的變化到船上各種機械、工作、方位、海員情緒的描寫，如果只憑「間接經驗」的構想，不但無法寫得恰如其份，還可能寫出許多不合常理的常識錯誤。在國內作家中，東年這特

殊的生活經驗，成了他向「海洋文學」探索的「專利」。「賊」這篇小說，也許只是他在這「專利區」的小小漫步，但它巧妙的結尾，已頗足讓人「另眼相看」；這個看來簡單的失竊故事，如果不是發生在那樣特殊的時空裏，就絕不可能產生那樣繁瑣、疲累、讓人寒心而感傷的結尾。

另外，從林景揚的身上，我們似乎也能聽聞東年的呼聲：「如果你做錯了，那麼就勇敢的認錯吧，不要逃避、也不要巧計行詐、自愚愚人；以免人不毀你而你却自毀了！」

這個發生在海上的故事，引申到現實裏的陸地社會，也許會有不同的轉折和結尾，然而，其中所描寫的人性裏的貪婪、狡詐、面對道德批判時表現的儒弱，正大量在我們這個「進步的工商社會」裏存在着；許多人在這個隙縫中鑽營求生而自許爲「長袖善舞」，傲視旁人。因此，我們絕不可把林景揚的死亡，僅僅視爲一種意外事件；同時，我認爲「賊」的意義，不僅是不要「偷物」，更重要的是不要沉溺在罪惡裏「偷生」！

探索文學，卽在探索人的心靈勝境，歷遍千山萬水，有時亦不如一睹人的胸中丘壑。下面五種書是別具一格的文學的觀光指南，帶你一窺當代所有著名作家的藝術堂奧，是國內最實際的批評文集：

一、文學探索　林柏燕　著　三十五元
二、書評與文評　思　兼　著　三十五元
三、橄欖樹　周　寧　著　三十五元
四、第三隻眼　田夏仁等著　三十五元
五、文學評論　第三集（平）90元
　　四、五集（平）各80元

各書直購九折，訂戶八折。

請劃撥一九二七四本社帳戶。